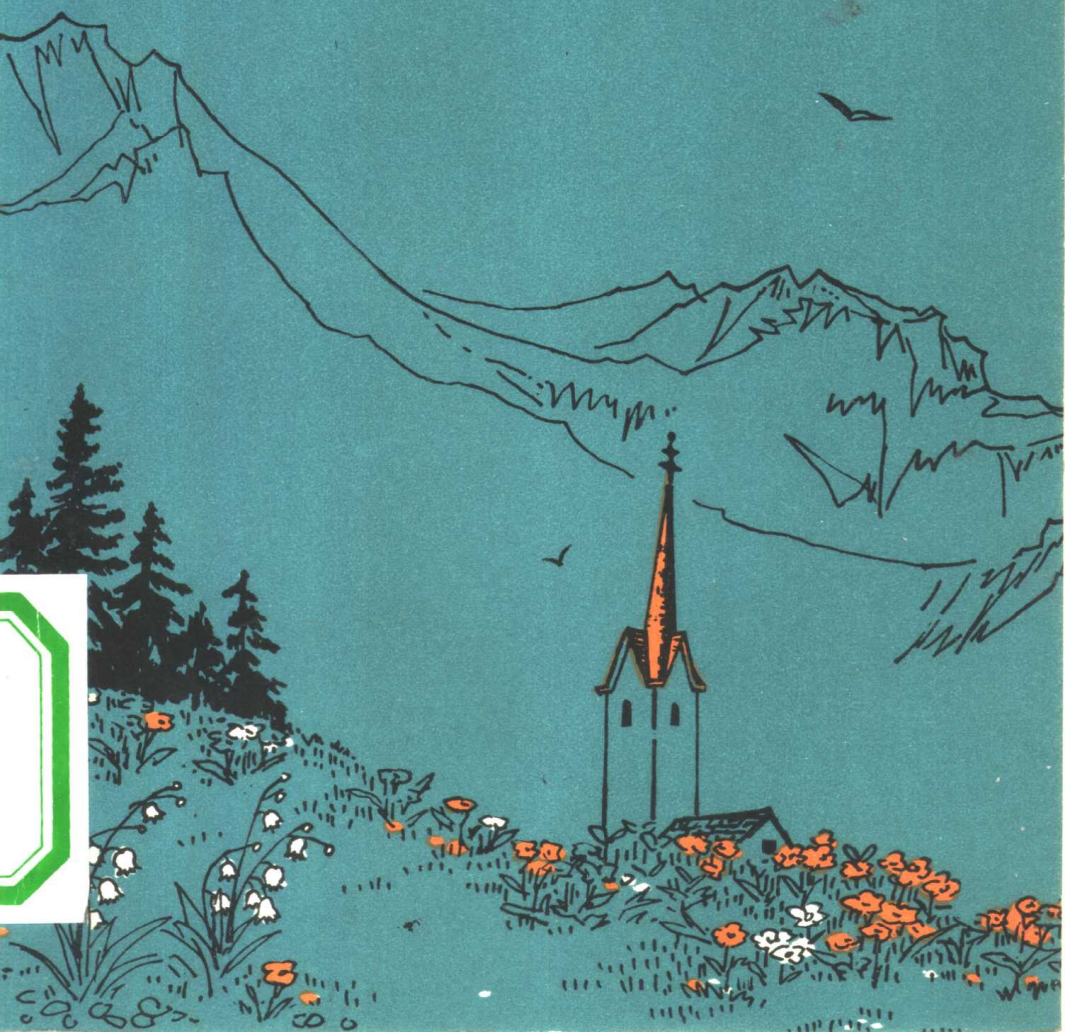


# 铃兰花

普·沃朗茨





# 铃 兰 花

〔南〕普·沃朗茨著

粟周熊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〇 年 · 北 京

铃 兰 花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 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73,000 开 本 787 × 1092 毫 米  $\frac{1}{32}$  印 张 5 插 页 2

1980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0 年 1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100,001—50,000

---

书 号 10019·2855 定 价 0.33 元

## 目 次

铃兰花 .....	1
奖赏 .....	8
五一节 .....	26
高等数学 .....	39
早安 .....	49
小傻瓜 .....	56
左边的兜 .....	61
第一封信 .....	71
荞麦熟了的时候 .....	82
古堡 .....	88
维齐 .....	123
译后记 .....	147

## 铃 兰 花

紧挨着我们家的地头有一块怕人的、黑魑魑的洼地，大家都管它叫“地狱”。它三面由陡坡环绕，活象一口深锅，只有一个隐没在晦暗、神秘的密林里的出口。山坡上长满了杂乱的灌木、黄檗、千金榆幼树、乌荆子、野樱桃树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。林丛间荒草蔓生，它们只宜于作羊饲料。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扫石南、蕨草、木贼、藜芦和其它一些无用的野草。“地狱”里人迹罕到，阴阴森森，人们来到这里，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。那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是一眼泉水，它从洼地底层布满青苔的山岩下涌出来，经过一段不长的曲折流程，流到外边的广阔天地里，然后在那里消失。泉水的淙淙声响彻整个洼地。这种水流的喧闹声被三面陡坡折回来，在森林中回荡，变得更响了。溪流日夜不息的声响给这个阴森可怖的地方蒙上了更神秘的色彩。

乍一看，你会觉得从这样的地方不会有任何收益，父亲白白地租了这块地。说真的，“地狱”确实没

有什么大用，不过偶尔从那里能割来一两车垫牲畜栏的干草。父亲急需连枷杆和耙子把时，也到“地狱”去找。用“地狱”的千金榆作连枷杆，或用黄檗作耙齿，比其它地方的更结实耐用。

不过，那地方还是用来放牧最理想。“地狱”里的草虽然长得不高，但多汁，牲口很乐意吃。

我打从记事的时候开始就害怕这个地方。这首先应该归咎于它的名称。当父母对我进行基督教的启蒙教育时，我便从他们那里听说过地狱；当我扯着母亲的长裙上教堂的时候，教堂里也谈到过地狱。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我们当地的“地狱”简直和真正的地狱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在它的深处少一堆永不熄灭的大火罢了。我总觉得我们的这块洼地有点象真正地狱的入口，有一扇暗门直通到里面，这扇门不是隐藏在洼地的底部，便是在出口处林木丛生的沟谷里。我每次总是恐惧万端地走近这个地方，然后又尽快跑开。

有这么一次，那时候我还不到六岁，父亲要我到那里去放牧。这对我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考验，因为在这之前我还从未独自一人去过那里。当时我真想大哭一场。父亲看出了这一点，他笑了笑，给我打气说：

“这个‘地狱’里没有鬼。快去吧！”

母亲心疼我，赶紧来安慰我。

“你没看见吗，他怕‘地狱’呀！”她对父亲说。

然而，我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怜悯。我只好赶着牲口，尽量放慢脚步，一点点走近这个可怕的地方。我本来打算把牲口留在山坡上，这不过是枉费心机。一瞬间牲口群便隐没在洼地里了。我无可奈何，只好跟着下去，生怕那几头母牛会从沟谷走进树林里去。

我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在“地狱”的底部坐下来，也不敢回头好好地看看四周。响彻着整个洼地的淙淙声使我觉得好象有人在耍妖术。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高兴，纵然我喜欢家乡的涓涓溪流，常常在上面修筑水坝和磨房，然而这时小溪也不能给我带来欢乐。我越来越害怕，都被吓呆了，终于控制不住，大声哭叫着从这里跑开了。跑到上面我还收不住脚步，一直顺着田野，泪流满面地朝父母正在耕种的地头跑去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父亲大吃一惊。

“牲口不见了，所有的牲口……”

父亲的脸色陡然变得铁青，接着温和地挥了挥手说：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我们一起去看看。”

我怀着沉重而内疚的心情跟在父亲背后，慢吞吞地向“地狱”走去。来到可以看到整个洼地的坡坎上，父亲一眼就看到这个小小的畜群还在低处，他十分惊讶地收住脚步，开始点数：

“一、二、三、……九……”九头牲口都在下面老老实实地吃青草。

“你这是怎么搞的，做梦了吧，小伙子？”父亲觉得很奇怪。但刹那间他象是悟出了我撒谎的缘由，怒气冲冲地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顺势往坡下一推，我便朝下滚去。

“你撒谎，就叫你入地狱！”

我好不容易才听出父亲说了些什么，因为恐惧又攫住了我的心。我号啕大哭，把眼泪都哭干了，但是浑身仍哆嗦了好一阵，一直也平静不下来。我睁着一双哭肿了的眼睛，看见牲口也都抬起头，在莫名其妙地看我。被父亲戳穿的谎言使我不能平静。我又可怜，又感到绝望，只好揪着心等待回家时刻的到来。离天黑还有很长时间，我把畜群从低处赶到坡上，在那里一直等到夜幕降临“地狱”的阴森森的底层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哭成了个泪人儿，狼狈得很。



父亲笑了，母亲却说：

“以后你不要再叫他去‘地狱’了，他年纪还小呢，要是吓出毛病来，一辈子可就成了傻瓜。”

打从这以后，果真不再叫我到“地狱”去放牧了。不过我对这个地方依旧象当初那样惧怕。

有一次，正好是星期六黄昏，父母坐在我们家的门槛上，若有所思地翘首望着春天晴朗的天空，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：

“啊呀，我真想明天带一束铃兰上教堂，可惜哪里也找不着。”

“是呀，眼下找铃兰是晚了一些。要有也就是在‘地狱’里了。”

一听到“地狱”这两个字，我全身不禁打了个寒颤。我好不容易等到父母起身关门，然后上床睡觉。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眠，这个可怕的地方老在我眼前浮现。在我的内心深处却回响着母亲的叹息声。铃兰花和“地狱”，这是多么不相容的两件事物啊！我特别喜欢铃兰，寻遍了我家前后的所有坡地和沟谷。可我却不知道它们也长在“地狱”里。

早上我起得格外早。准是我在睡梦里出过大汗，所以身子还是湿淋淋的。我通常都是一早就去放牧。天天早上都要别人把我叫醒，然后把我从被

窝里拽出来。今天我可是自己起的床，蹑着脚就出了家门。父亲和母亲还在酣睡，因为今天是星期日。

我来到院子里站下，仿佛还处在半睡不醒的状态之中，充满了一种惬意而奇妙的责任感，尽管这对我还是下意识的感觉。春日的早晨已经到来。真正的夏天也不远了。远方的波霍尔耶山背后，火红的朝霞烧红了半片天，朝阳眼瞅着就要探出它圆圆的脸蛋了。阳光照到佩查山顶，给它抹上了一层绛紫色。青草、树木和灌木林上都披覆着露水，它们现在还只是忽闪忽闪地微微发亮，等到旭日东升，它们在阳光下黄澄澄的象金粒和珍珠那样闪光时，又会有另外一番景象。远方的晨雾缓缓移动，仿佛大自然背负着沉沉的重担。

蓦地，恰似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使我又重新迈开步子，穿过地头，径直向“地狱”走去。我从坡坎上恐惧地往昏暗的洼地瞥了一眼，为了不看它，就紧闭着双眼往下走，心里盘算着在底部的山岩旁一定会找到铃兰花。一直走到了底部，我才睁开眼睛。

我看见了許多芬芳馥郁的铃兰花，于是动手大把大把地采起来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也没有向四周张望的勇气。我怀着一种兴奋而难过的心情，谛听着潺潺的流水，和它那叫人不寒而栗的回声，这声音

在清晨的宁静里听起来比平日更响。我捧了一大把铃兰花，赶紧走出了“地狱”。我一口气往家里跑去，等跑到家，刚赶上母亲正要出门。

这时，天边的红日已经把它的第一束光辉投进我们家的院子，把院子装扮得绚丽多彩。母亲伫立在霞光里，周身通红，漂亮极了，犹如下凡的天仙。我捧着铃兰向她跑去，一边还得意地大喊着：

“妈妈，妈妈……铃兰……”

我沉浸在幸福和无限喜悦之中，更显得容光焕发。

母亲的脸上也漾起了欣喜的微笑；她满心高兴地伸手接过花束，捧到脸边。但在吸进那浓郁而清新的花香之前，她先看了看我。

“你为什么哭，我的孩子？……”

我刚才因为害怕而涌出的大颗泪珠还噙在眼里，但陶醉在胜利之中竟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母亲猜到了我的壮举，她慈祥而温存地摸了摸我的头。

## 奖 赏

莲奇卡和阿涅依的父亲是个伐木工。孩子们住在高山上的一所小屋里，小屋属一个非常有钱的企业主所有，他们的父亲经常为他干活。从这里下山到谷地，得走一个小时，往回走要两个多小时。全家与谷地的联系由父亲负责，母亲很少下山，孩子们几乎记不起来什么时候到山下去过。但从山上眺望，谷地尽收眼底，整个山谷象一扇敞开着、通向世界的窗口。它的一端坐落着一座白色的小市镇，另一端是一个大村庄。从村庄到市镇，有三条线纵贯整个谷地：居中的、最粗的一条是河。它沿着一片白色的浅沙滩，从绿茵茵的草场和小树林中间流过。在河的左岸，在山脚下，有一条铁路，不时有火车经过这里。谷地虽然离得很远，但长长的列车的噗噗声依然传上山来，送入小屋里人们的耳中。在河的右岸，也是在山脚下，有一条大道，从山上望去象一条白色的绸带。大道旁有两座大庄园，据母亲说，那里住着老爷们。在谷地的下游，离市镇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大

工厂，上面矗立着几个淡红色的高烟囱。这个庞然大物被煤烟熏得黑乎乎的，使人望而生厌。无论白天黑夜，那里总是发出滋滋声和轰隆声；每到夜里，从高烟囱里喷出火舌，或有火星向四面飞溅。

莲奇卡和阿涅依有时几个小时地流连在山崖上，眺望着这奇妙的山谷，这对他们是一个多么陌生和神秘莫测的世界啊。他们在孤独中长大，过惯了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，所以有时候往谷地看上一眼也使他们感到害怕。但有时候又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引诱着他们奔向这个地方，那里有河流，有火车噗噗地喷气，那里整天轰鸣着、滋滋响着，夜里火苗腾起老高，犹如从地狱里窜出来的。孩子们每长一岁，这种模模糊糊的吸引力就增加一分，——那时候他们已经明白了，等他们长大成人，也会离开山里到谷地去的。

有一次，主人从谷地来对父亲说：

“你给我到‘冢下’树林去采伐二百立方米木柴来。”

“行！”尽管并不需要父亲表示同意，但他还是这么回答，因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。

接着，父亲和主人一起仔细察看了名叫“冢下”的树林。这里地势陡峻，树林从一片幽深的洼地一直

绵延到山顶。只有一条大路从洼地里经过，所以伐下的木柴都得从陡坡上拖到山下这条大路边上。这个林段过去被开垦过，也就是说曾把树木通通烧光，然后播上黑麦。不过，后来这块地又荒芜了，上面长满了灌木。现在那里东一片、西一片长着一些粗大的白桦、千金榆和山毛榉。如今主人想把它们伐倒，然后种上一些其它树苗。从“冢下”林段可以采伐不少木柴，不过主人只打算先伐二百立方米。干活的地方就在附近，不用走得太远，这一点对父亲来说正中下怀。

有一天，全家人开始干了。父亲带上母亲，要她帮忙一起把树伐倒，然后锯短。莲奇卡和阿涅依也得到树林里去，虽然莲奇卡才有八岁，阿涅依刚满六岁。

“你们只管把树枝拽到路边就行，”父亲说，然后想了一想，象是在为自己这么早就让孩子干活寻找借口似的，又补上一句：“你们干得了的活，就不用我干了。”

全家人在树林里干了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三个星期。砍伐区逐日扩大，从老远就能看到。父亲和母亲把树伐倒，然后由父亲砍去树枝，再把圆木从陡坡上放到路边去。全家人不停地工作，圆木滚动的轰

隆声成了他们最中听的音乐。父亲在山脚下的路边和母亲一道把圆木锯短，再由父亲把锯短了的圆木段子劈成木柴，母亲把木柴码成垛。

两个孩子把砍下来的树枝从陡峭的山坡上拖到路边。要是碰上又粗又沉的，他们只拖一根，轻的可以拖好几根。这活儿干起来倒是不太难，只是树枝杈儿多，又沉，在坡上滚动起来，有时都险些儿把孩子们砸着。要想让树枝顺利地往下溜，总要把粗的一头稍稍抬起，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。

有时候，孩子们也太相信自己的力量了。看到工作有成绩，再加上父亲又夸奖几句，他们就互相比赛起来。莲奇卡的力气比阿涅依的稍大一些，于是她说：

“我拖三个。”

阿涅依听了以后，也不甘示弱地回答：

“我也拖三个。”

如果莲奇卡拖上四个，阿涅依也要拖四个。

这时候，父亲和母亲便从山脚下冲着他们嚷道：

“别犯傻，忙什么！”

可孩子们哪里听得进去，他们真好象是在比赛场上角逐。有多少次他们扛起的树枝太沉了，往山下拉时常常摔倒，然后被压在底下。阿涅依摔倒后

被压的时候最多，他力气比姐姐小，又不服气。只见他摔倒了又爬起来，身上划满了血道子，疼得哇哇直哭。不过，有时候姐姐也倒在自己的重荷之下，从树枝底下爬出来时也止不住淌眼泪。然而，只要她一站起来，泪水汪汪的眼睛又闪动着胜利的喜悦，她重又拖起自己的树枝向山下奔去。

孩子们常常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干起活来不说一句话，互相也不瞧上一眼。有时，莲奇卡突然叫起来：

“阿涅依，你的鼻涕流出来了！”

弟弟正干得起劲，没发现自己的鼻子下流出两条“青龙”。他脸红了，转过身去用手擦鼻子，因为没带手帕。不一会儿，一切重又走上正轨，他们越过树桩和土墩，把树枝直往路边拖去。

路边的圆木和树枝堆成一座座小山，白刷刷的劈柴垛也在不断升高。父亲起早贪黑地干。这件活计他打心底里愿意干：每立方米主人答应给的价钱相当可观。母亲不在跟前的时候，父亲从早到晚总爱大声地念叨：

“每立方米五十个第纳尔<sup>①</sup>，十立方米五百个第

---

<sup>①</sup> 南斯拉夫的货币单位。



纳尔……”

“每立方米五十个第纳尔，二十立方米一千个第纳尔……”

“每立方米五十个第纳尔，三十立方米一千五百个第纳尔……嘿，我挣得真不少哩……”

然后他又自言自语地算起来：

“等到完成一百立方米，我就可挣到五千个第纳尔……等到二百立方米全部完成，一万个第纳尔就到手了……用一千个第纳尔付房租……用二千个第纳尔买吃的。买穿的也得那么多钱，我们身上的衣服也破得不成样子了……剩下的钱还够买一头奶牛……我们得买一头奶牛，免得没有奶喝……以后再买一头……”

有时母亲来到新开辟出来的林间小道，父亲居然没有发现她，还在自言自语。这时母亲便走开去，不想打搅他那美梦。孩子们也跑到山上去，俩人待在那里聊起来：

“听见吗，等我们干完活父亲要买奶牛啦，”莲奇卡说。

“所以我们得加点劲儿，好早一天把牛买回来。”阿涅依回答。

孩子们于是以加倍的干劲投入了工作。